

xin chun'ai xie

新纯爱
系列

一记◎著

Maopai Nanyou

Wo He Yi Ge Touche Le Jinguo 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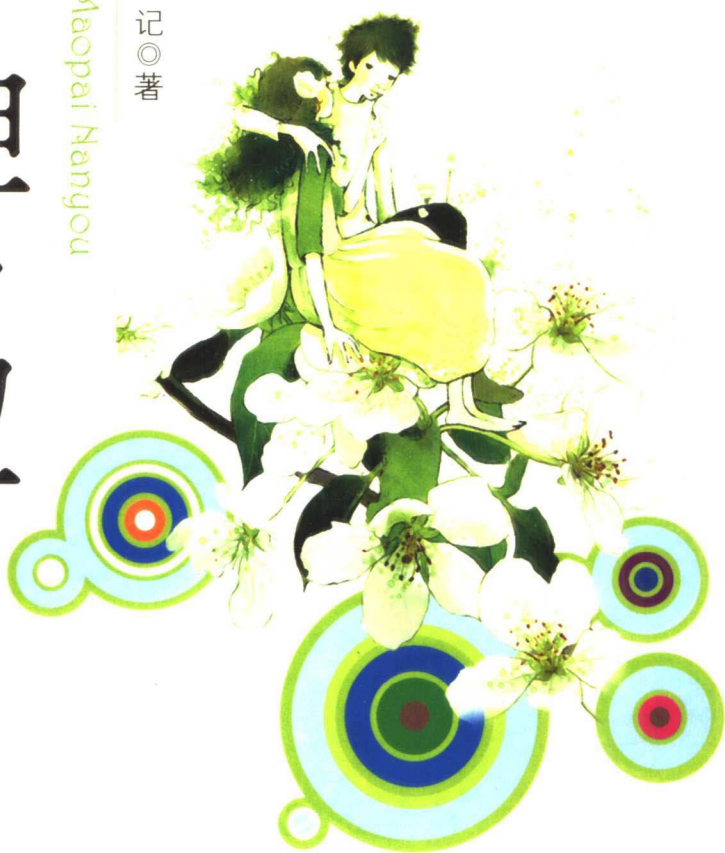
Nuhal

我和一个偷吃了

禁果的女孩

2006轰动中国百所高校BBS
正在白领与大学生中疯狂流传的纯爱读本

广西人民出版社



xin chun'ai zhi

新纯爱
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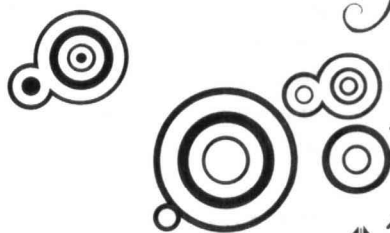
Maopai Xiangyou

一匹◎著



冒牌男友

广西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堕胎手术 001

“今天耽误你了，你不用管我了。我刚给我男朋友打了电话，他一会过来接我。”可是她不知道刚才她和男朋友通话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听到了。我知道那个叫锋的男孩子今天是不会来的。

第二章 再次入院 020

我马上停车，转过头去看。小雨脸色苍白，身体正费力地前倾，殷红的血顺着她的腿内侧流了下来。小雨尽力地不让血流到车子座位上，但是这么狭小的空间，血还是流到了座位上。

第三章 出院回家 042

回到家，小雨的第一反应是要参观我的房子。由于房子是两年前买的，所以还比较新，两个房间一个书房。除了我自己的房间和书房比较干净外，其他地方都被小雨发现了很厚的灰尘。

第四章 生育问题 052

“小雨，今天你能来我家吗？……”

我想另一个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比较合适，我预料着事情的开始却不希望事情的开始如我预料的一样。

第五章 烟消云散 075

“真的吗?! 医生!”我声音提高了两个八度,惹得医生和小雨一起盯着我。我想当时我的神情应该是非常激动的。我注意到小雨也是一脸的轻松,但是显然还没有到我这种欣喜若狂的地步。

第六章 同居开始 090

看着大汗淋漓的我,三个女孩子主动让我先去洗澡。小梅和小昕在客房收拾她们的行李,小雨则在书房听她的MP3。书房的一面墙壁是落地玻璃,小雨把帘子拉开,感觉书房就像一个水晶宫殿。

第七章 海棠归来 112

周末,我去接海棠。心情决定了接机的人的里外顺序,急切想看到对方的人一般都挤在前面,而且后面的人大多都想挤到前面。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所以我站得比较靠后。

第八章 一起出差 123

原本以为到南京的第一顿晚饭会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完美收场,但是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手机总会在很意外的时候突然响起。



第九章

致命毒品 146

我只是坐在黑暗中，仿佛和黑夜融在了一起。

可以想象当初海棠在离开我去了英国以后曾经是多么逍遥，但是随之而来的空虚让她需要新鲜和刺激。

第十章

现身小镇 155

“啊！”小雨在那头惊呼，“哥！怎么是你，哦，这电话号码，你来我们这里了？！”

“是啊。”我笑着说，“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方便的话我一会过来。”

第十一章

共渡难关 173

等人都走光了，我和小雨开始收拾东西，而小雨妈妈则靠在床上睡着了。

病房里面一共有三张床，每个房间都是三个床位对应三张沙发，看来我和小雨今天就只能挤在靠墙的那张沙发上休息了。

第十二章

离开小镇 187

八点半的时候，我准时到了小雨家。阿海和阿海父亲比我早到，加上小雨外婆，四个人正在看电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四个人看到我的时候，居然是阿海的神色较之小雨更为兴奋。

第十三章 真心戒毒 203

驶离城区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片类似疗养院的建筑。由于没有城市的喧嚣,所以这里显得格外清幽,小桥、流水、凉亭、鸟鸣……倘若我不知道今天来的是医院,还真以为是一个度假山庄。

第十四章 雨夜留宿 211

我并没有想如此男女共处一室是怎样绮丽的场景,只是一旦当人真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时,才会有不同的感觉。

第十五章 做个了断 233

“看来是没有时间改了。”海棠平静地说着,眼泪却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海棠,我们……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本在我看来如此可笑的对白在这样的场合里面说出来是如此的残忍。

第十六章 补充后记 253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问小雨她是不是爱上了你?!”小梅的话让我的心一阵剧烈地颤抖。小梅接着说:“如果你想知道小雨的回答就去看邮件吧。”

堕胎手术

1. 堕胎手术

这是我和一个偷吃禁果的女孩子的故事……

一天上午,我还是按老时间去医院取药,医生说我这个胃病起码要吃一个月疗程的药。在医院门口我碰到了一个女孩子,短袖、短裙、丝袜、平底凉鞋,一看就知道还是学生。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太阳她的站在医院门口,死死地盯着我。看这女孩子的样子显然是生病了,脸色很苍白,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给人一种虚弱的感觉。

“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反正上午也没有什么事情,她的柔弱让我想到了我的表妹,一个自幼就体弱多病的女孩。

“我是来看病的……”她小声地说。

“呵呵,我看得出来你身体比较虚弱。这么大太阳,中暑了吧?快去看病吧,需要我带你过去吗?”

“嗯,我不知道怎么看。”

“先挂号,然后……”我的话被她轻轻拉我袖口的动作打断了。

“不是……我知道这个。我……”女孩子似乎很难启齿。



“哦？那你是怎么了？”

“我去看妇科……”迟疑了两秒钟后她还是小声地说出来了，说完后她的脸就低了下去，我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这个……那我能帮你什么？”我很尴尬，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问了她。

“我男朋友不能来，他上课。可我很害怕……”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可不可以假装我男朋友，陪我去看医生？”她的要求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为难你了，算了吧。”

说完，她红红的眼睛掉下了眼泪，看得我很心痛。我想她的男朋友并不是上课，而是不愿意陪她来。可怜的女孩子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本来应该两个人承担的痛苦。

“你别哭，我陪你去。”我想我这样做是对的。

女孩子很惊讶，突然抽泣起来，弄得我手足无措，“外面天气很热，我们快去看好吗？一会人就多了。”

于是我带着她去挂号，我看她在病历上写下了“陈禹”。我问她：“你叫陈禹？”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发现自己问的问题很愚蠢，于是不再追问下去了。

妇科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在排队了，我们找了旁边的位置坐下来。我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于是选择沉默。

“我叫陈雨，下雨的雨。”突然她小声地说。

“呵呵，其实你不告诉我也没有关系。我只是想找到一个称呼你的方式而已。”其实无论她说什么名字我都不在乎，我并不相信陈雨是她的真名。

就这样，在等待中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刚开始她很少说她的情况，五分钟后她才和我说她的一些事情。原来她是一个大二的学生，而她的男朋友是和她一个学校的，念大三。学期开始的时候男朋友搬到外面租房子住，而她也背着家里和他住到了一起。尽管非常小心，但还是意外地怀孕了。当我问她男朋友是否真的在上课的时候，她不出声了，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这说明我先前的猜测是对的。

“下一个，陈禹。”护士对着门口喊她的名字。



她惶恐地抬起头,我明显感觉到她身体颤抖了一下。“在。”她的声音也是颤抖的。

“别害怕好吗?有我在这里。”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能使她镇定一点。

进去后她坐了下来,而我则站在她身边。面对四十来岁的女医生,她满脸通红,把头死死地埋在胸口。

“他是你家属吗?”医生指着我问她。

她不做声。

“哦,我是她男朋友,我们不小心……”尽管那不是事实,但是说到这里,我还是感到难以启齿。

没想到女医生很和蔼,“呵呵,小伙子犯错误了啊。要不是不小心就不用来这儿了,但是能陪你女朋友来,说明你还是负责的。前面也有几个是男朋友陪着来的。唉,但是你们做男朋友的啊,还真是不注意。”

内室的门开了,一个女孩子面色苍白地被另一个女孩子扶了出来,估计她刚流掉一个孩子。“回去好好休息,不要碰冷水,记住我刚才说过的。”女医生大声地嘱咐那两个女孩子。陪同的女孩子说了声“谢谢”,就搀扶着做手术的女孩子走了。

“还谢谢,谢什么啊。”女医生转过头来对我们说,“那个女孩子也很可怜的,她男朋友不肯陪她来,也就只能让她的同学陪着来。一看就知道是学生,估计家长都不知道,钱都是凑起来的,都用不起全身麻醉。这个局部麻醉把人给折腾得……唉。”

陈雨抬起头,惊恐地向门口望去,但是那两个女孩子已经离开了。眼泪,又是眼泪,狠狠地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不知道是因为女医生说男朋友不愿意陪她说中了她的痛处,还是想到手术的可怕。

“小姑娘,不要哭。你男朋友在你身边,你要比她好多了。”女医生宽慰她,可是女医生并不知道我和陈雨的真正关系。陈雨哭得更厉害了。

“小雨,别担心,有我在这里,别担心。”我轻抚她的后背,带着哥哥对妹妹的怜爱。

“全身麻醉,无痛人流吧?小姑娘?”女医生问陈雨。

“这需要多少钱？”陈雨问。

“八百元吧。”显然医生有点惊讶陈雨会问这个问题。

“那我还是和前面的……”

“局部麻醉？你疯了啊！”我没有想到陈雨会和前面的女孩子一样选择局部麻醉，所以几乎是吼了起来。这回轮到女医生愕然了，我意识到我失态了，“不好意思医生，这个我做主，就全身麻醉，无痛的。”

“可是……”陈雨想说些什么。

“我做错了，当然我负责。我不要你感到痛。”显然我已经融入了她男朋友的角色，“医生，就八百元的。”

拿了单子我就去划价，陈雨跟了出来。

“我只有五百元……”她的眼泪又落了下来，是如此的楚楚可怜。

“没关系，我先给你垫上。你在那里等我。”我加快脚步去划价了。

我回来的时候，陈雨已经在内室了，我就在外面等。不一会护士把陈雨的包拿了出来，嘱咐我拿着。

整个诊室非常安静，内室的器械碰撞声显得非常刺耳，我似乎可以感觉到一个生命的流逝带着陈雨的痛。

很长时间过去，内室的门终于开了，医生摘下口罩呼了口气，对我说：“你可以进去了，让她再躺一会。记住，空调温度不要太低，不能碰冷水，一定要注意休息……”后面的我没有听清楚，我只想赶快看看那可怜的女孩子。

妇科的内室并不是很大，很多器械张牙舞爪地放着。陈雨脸色苍白，无力地看着小桌子上的瓶子，瓶子里面是一团棉花一样的血。看到我进来，她眼睛突然一红，竟又哭了出来，但是显然非常虚弱，声音几乎都出不来。我走到床边，终于听到她呜呜的哭泣声。

我伏下身体，轻轻地拥她，“很痛吗？”她的头靠在我耳边，呜咽地说了声“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眼泪触到了我的脸颊。

我走出内室，问医生：“请问，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女朋友休息？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空的床位？”



“二十元钱一个床位。”护士在旁边回答，“这里是一些药，你一会划价后去取。”

“好，稍等，你带我去。”我转入内室，把陈雨抱了起来，跟护士去了打吊针的地方。那里有大间和小间，大间是二十元的床位，三个人一间；小间是五十元的床位，一个人一间。于是我要了小间，毕竟我不想陈雨太尴尬。

我把陈雨放下后，护士帮她盖上了被子，并把空调的温度调高。

“我去办手续，你在这里先睡会好吗？”我小声对陈雨说。但是她已经很疲惫，微微点头便合上了眼睛。我随护士去办了手续。

办完手续后我给公司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今天我请假，因为不忍心把陈雨一个人丢在医院。陈雨睡得很沉，似乎希望上午全部的伤痛都能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恢复。而我也在床边靠了一会，当我清醒的时候发现陈雨还是很安静地睡着，很安静，仿佛上午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两个小时后陈雨醒了，她看我靠在床头的窗边看着她，没有血色的脸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说不上明艳，但是让我感觉到有了生气。

“谢谢你。”陈雨的声音还是很小时。

“呵呵，没什么。”我发现她想挣扎着坐起来，连忙阻拦，“躺会儿吧，再躺一会儿。”

“我想坐起来……”

我托着她的肩膀，帮她垫了个枕头。

“我想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把包拿过来好吗？”

我把包递给她，她从里面翻出了手机。

“需要我回避一下吗？”我觉得我在旁边她打电话不是很方便。

“不用的。”

她很熟练地拨了一个号码，在这样安静的小房间里，对方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喂，锋，手术做好了。我现在在医院，一会你能来看我吗？”

“我一会有事情，你在那里多休息会，自己回来吧。”

“哦，好。”女孩无奈地挂了电话。

我想那个叫锋的男孩子就是她的男朋友。

“请问怎么称呼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过两天我还你钱。”

我递了张我的名片，“我比你大不了几岁，你就称呼我哥好了。”我微笑着看着她。

“今天耽误你了，你不用管我了。我刚给我男朋友打了电话，他一会过来接我。”可是她不知道刚才她和男朋友通话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听到了。我知道那个叫锋的男孩子今天是不会来的。

“好，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给我电话。”我不想揭穿她对我的善意谎言，不想让她尴尬，于是我决定走。

走出病房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莫名的心痛，那个叫锋的男孩子……我握紧了拳头，脑海里满是小雨只身一人走出医院的情景。

我走到旁边的吸烟区，点了支烟。难道我就这样不管她了？走还是不走？五分钟后，烟灭了，我还是决定回去照顾小雨。

推开房间的门，我看见小雨正用她的长筒丝袜拼命地擦着床单。床单上是一片殷红的血迹。

她看我进来了，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呜……流到床上了，呜……擦不掉，擦不掉……”

我冲了过去，一把抢下她手里的丝袜扔到一边，然后用力抱住她。

“没关系，不要管它，不要擦了。”

没想到她哭得更响了，“他不愿意来，他不来了，呜……”

“我知道，刚才我已经听到了，所以我回来了。”

小雨的声音惊动了护士，护士进来看到这个情况便让我把小雨抱回到妇科。我用被子把小雨娇弱的身躯裹了起来，抱着她去了妇科。

女医生知道情况后安慰我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情况，她会处理，让我不要急。于是我和护士返回病房。由于白色的床单和被子上都沾上了血，所以要我多付10元钱，我请她们再换过，并告诉她们一会小雨还要过来休息。我还问她们要了双一次性手套，将小雨的丝袜装了进去，然后把丝袜放进小雨的包里。在包里，我发现了小雨的学生证。果然，小雨没有骗我，她真的叫陈雨。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被无端地信任，那种信任是如此纯洁。我很感动，在这个物质的社会，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人和人之间还可以如此信任。

2. 哥，请陪陪我

半个小时后，小雨的脸色好多了。医生告诉我，刚才是因为躺的时间长了，突然坐起来，所以流了血，不是大出血。但是她又说小雨的体质不是很好，要我细心照顾。于是我把小雨抱回了病房。

病房的床单已经换过了，当我放下小雨的时候，这妮子居然脸红不敢躺上去。看到我盯着她的脸，她满是尴尬。我问护士要了杯开水放在床头。

“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

“哦，不饿。”小雨抿着嘴，“这病房什么时候到时间啊？”

“你别管这个了，乖点儿，躺下休息。我去买点东西。”

医院周围没有大的超市，我找了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超市。那里的东西比一般超市贵多了。我买了吐司、午餐肉、牛奶和方便面。突然想起什么，于是又转回去买了卫生巾、女士一次性内裤、毛巾和长筒丝袜。回到医院的时候顺便把医生给小雨配的药拿了。

当我进门的时候，小雨捧着水杯在发呆，见我进来了，连忙朝我微笑。

“气色好多了，不错。饿了吧，来，这里有吐司、午餐肉和牛奶。”我把我买的食物堆到她面前，然后拿出方便面，“这个是我的，呵呵。”

“你就吃这个啊？没营养的。吐司和午餐肉你也吃点吧。我吃不了这么多的。”

“你吃吧，我泡方便面。”说着，我去找热水，走到门口，回头对她说，“贝克汉姆不也喜欢吃方便面？营养好着呢。”

我回来的时候小雨已经对吐司发起进攻了，罐装的午餐肉还没有打开。

“怎么，这个打不开啊？”

“嗯。”小雨脸红了。看她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才想起来她今天还没有吃过饭。于是我帮她打开午餐肉的罐子。



“哥,那是什么啊?”小雨指着我爱里的袋子问道。

“哦,那是给你买的。”小雨突然叫我哥,我还有点不习惯,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说着,我把袋子递给她。

小雨看了我给她买的东西脸又红了,她并没有预料到我会给她买这些,也许她的男朋友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对她。

手术后,在麻药效力消失后的数个小时内会有阵痛,这是那个女医生告诉我的。估计前一次痛的时候小雨正睡觉,所以没有多少感觉。而这次,看着她刚刚还笑盈盈的,突然就紧皱着眉头,看来是很痛的。看到她痛,我并不惊慌,因为这是正常的反应。

“很痛吗?”我轻声问她。

“嗯。”显然这样的疼痛对小雨来说几乎是不能承受的。而我对这样的疼痛无能为力。

疼痛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候小雨总算恢复过来一些,血色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她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我送她回去。但是我不知道送她到哪里。

“我送你到学校还是……”我想她会选择让我送她到她男朋友那里,因为从她对她男朋友面子的顾及程度来看,她还是很爱那个男孩子的。

“我想回学校,明天就要放假了,寝室里面应该没有人了。”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嗯,好。”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你可不可以……”

“哦,我到门外去。”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回避,好让小雨可以换衣服。

五分钟后,门开了,小雨步履蹒跚地提着包和还没有吃完的东西走了出来。

“你把东西给我吧。”我拿过她手上的东西,扶着她走到医院门口,“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取车。”

当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车从拥挤的车库里面开出来的时候,小雨已经坐到了花坛旁边的小石凳上,看来她真的已经体力透支了。



扶她上了车后,我开始播放轻音乐,并调高了空调的温度。后视镜中的她头靠在后背垫上,闭着双眼。我尽量将车子开得平稳,让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从医院到小雨的学校只用了半个小时,由于门卫不放行,进不去,我只好把小雨叫醒。在小雨出示自己的学生证后,门卫要求我把行驶证押在那里。小雨的学校我以前是来过的,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几年下来这个学校的变化还真大,但是要说这里的女生宿舍,我还是绝对印象深刻的。

小雨的宿舍在二楼,我本来想扶她上去,尽管我一直强调小雨肚子疼得厉害,但是估计这样的招数已经被这个学校的男生用滥了,楼道管理员死活不让我上去。我只好拜托一个女学生扶着小雨上楼,并且嘱咐小雨到寝室后给我电话。

我在车里等了很长时间,小雨都没有给我电话。我拿起手机想给她打电话,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小雨的电话号码。又过了五分钟,我想小雨是太累了,回去后就休息了,忘记给我打电话了,于是决定离开。

当车子快要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直觉告诉我这是小雨打来的。

“哥,我不想住学校。一个人害怕……”电话那头的小雨带了点哭腔,似乎哀求我不要让她一个人待在寝室,“我刚才在整理东西,你能到我楼下来吗?”

“好,我就来。”

别克车在学校门口掉了个头后往小雨楼下开去。

其实这个时候女孩子的心理是比较矛盾的,我想我能理解小雨的心情。她并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选择留在一个人的寝室。但是现在的她又是最需要人照顾的,加上她男朋友对她的态度,此刻她最害怕的是寂寞。想一个人却又害怕寂寞的矛盾在刚才的几分钟里一直煎熬着小雨,我想是这样的。

回到楼下的时候,小雨已经站在那里等我了。她换了套衣服,一个大箱子、一个拎包和一个手袋,头发放了下来,掩饰了她略微苍白的脸。见我过来,她朝我招了招手。我把她的东西放到后备箱后,车子又向学校大门驶去。





“去哪里？你男朋友那里？”我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很愚蠢，因为小雨已经没有地方去了，除了她男朋友那里。

“还没想好。”小雨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我想她男朋友今天一定让她感到很痛，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那我们去吃点东西吧，你看，这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觉得应该给点时间让小雨好好想想。

“哥，你决定吧，我不怎么有胃口。”小雨的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

3. 小雨的男友

枫叶斋是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不仅是因为那里的菜肴比较好吃，而且还有一个连我都觉得低级的理由——那里好停车，所以我经常去那里。饭店的导车员依旧将我引导到我最喜欢的停车位置。

进入枫叶斋的时候，老板刚好送客人出来，见到我来了马上笑咪咪地走了过来。见我后面带着小雨，略微有点愕然，因为我很少带女性来这里。老板递了根烟，不用看又是红双喜。老板是地道的上海人，尽管平时开的是沃尔沃，但是在香烟方面还是钟情于红双喜。一般人他递烟都是中华，唯独像我这样的老朋友他才给红双喜。所以那里的人都笑称能抽到老板红双喜的人才是老板的朋友，又说老板的红双喜比中华名贵多了。

“还是二楼的？”老板熟悉我的脾气，因为我喜欢的位置和菜肴一旦定下来就很少改动。

“是的。今天的菜要清淡点，小姑娘很需要保养的。”尽管我来这里吃的是斋菜，但是还是叮嘱老板尽量注意女士的口味。

二楼的一个小包厢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和同事、朋友，甚至客户都会来这里。包厢不大，但是古色古香。

“小雨，这里的斋菜不错。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我也不知道你……适不适合大补，但医生的意思似乎不提倡这两天补。所以我还是带你来这里吃些豆子。”我看小雨从进来到现在都没有说话，也就随便找了个话题。



“哥，你觉得我傻吗？”小雨的回答和我问她的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小雨，你别想了，事情过去了。”我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她确实有点傻。

“我觉得我很傻。”小雨似乎在自言自语。

“来，这里的茶不错，试一下。”服务员给我们沏了两杯茶。我喜欢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老板从来不吝啬在客人的茶水上花本钱。

小雨没有说话，她开始沉默。于是包厢里面的气氛变得尴尬。待菜上来以后小雨也没有吃多少，受她的影响，我也没有什么胃口。

一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枫叶斋。刚上车小雨就问我：“哥，刚才那地方菜不错。可是我实在没心情吃。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好吗？”

“你随时可以给我电话。”

“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去他那里。”我猜得没错，我想刚才的一个小时里她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你送过去，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送你回学校，或者其他你愿意去的地方。”我想这样的回答她会有点失望。

“我想我还是去他那里好了。”小雨决定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她这个决定是如此的无奈。

顺着小雨的指点，我们来到了小雨男朋友租房子的小区，那里原来是农村，后来城市建设的时候集体造了房子，也就是一般的小洋房。到了楼下，我帮她把行李拿下来，说送她上去，可是小雨就是不让。

“你先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帮你拿吧。”我看她如此倔，也就不勉强了。

“不用了，他手机快没钱了，而且他可能不在家……我自己搬上去好了，没多少东西的。”

看着这么一个大箱子，我自顾自拎了起来往里面走。小雨没办法，只好跟在我后面。到了二楼，我停了下来，“你们……住几楼？”

“最上面……”

到了最上面我才明白，原来这小洋房一共是三层，最上面算是第四层，实

